



◆任芳芳

我读书的第一所学校是我们村的村小——横石梁村小。它坐落在德江县共和镇横石梁村覃家组,和老家顺水坨隔山相望,从老家的山头望去仿佛咫尺之间、几步之遥,实际走起来却要 from 山顶下到山底,又从山底爬到半山腰,流几多汗水,花费几多时候。

学校很小,是瓦盖的火砖房,只有一层,四间房,中间两间教室,右边为教师办公室,左边则住着一个叫“海成”的孤寡老人。房身呈灰色,屋檐超出房体2米左右,被两根方方正正的砖砌柱头支撑着,庇佑着下面的阶阳坎。屋檐下,随着瓦片的排列分布着均匀而深浅不一的滴眼。房前是一个大操场,土铺的,没有用水泥硬化,类似于七八十年代农村屋舍院坝,只是其面积大大超过了房子的面积,把坐落在角落里的房子衬得孤独而渺小。据父亲说二舅公的手就是在这个操场被烧的,那还是上一代人在此当主角的事。

那时这里还是村、公社建私学的年代,村里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男孩子才有机会上学。父亲和二舅公年纪相仿,有幸同时在此读书;二舅公脑袋灵活,非常聪明,成绩也优异,不幸的是患有癫痫病。某年冬天,同学们为了取暖,捡了柴火在操场中央烧,二舅公癫痫发作,口吐白沫,一头栽进火里,面部烧伤,五指尽毁,白白毁掉了光明前程。二舅公离世多年,但他生前那被烧成锤的双手以及伤残的面部让我对学校操场有了阴影。许多年里,我的脑海中一直循环着一个画面:“十几个孩子在学校的操场里,手拉着手围着一堆火欢快地唱儿歌,边唱边转圈圈,突然一个男孩子口吐白沫,松开同伴的手扑倒进火海里,同伴们一阵惊呼,听到声音的老师从办公室跑出来,端了一盆冷水扑灭大火,背起孩子往乡里的卫生室奔去……”老师回了讲堂,孩子却再无归期。”

住教室左边的“海成”是我孩童记忆的又一道风景,他60岁左右的样子,方方正正的脸上带着些许婴儿肥,个子不高,总是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色“的确良”汗衫,他的房间从不上锁(又或者锁的质量太差,被捣蛋的高年级学生弄坏了)。他的家贫瘠得只有一个茶柜、一口架在用石头胡乱砌的灶头上的锅,一个夜壶,一张简易木床。我们却总是乐此不疲地往里面钻,或往锅里扔泥巴、或在空空的夜壶里撒满尿、或把他砌灶头的石头取掉几块使锅倾斜,更有甚者捉癞蛤蟆盖在他的锅里……这些捣蛋的行为当然惹得海成对我们的厌恶。因此他对我们从没有好脸色,看到我们总是一副骂骂咧咧的样子,有时候他从外面回来刚好遇

见我们在捣乱,从门后面抄起一根锄把就要打我们,我们吓得四散而逃,他追这个也不是,追那个也不是,又跑不过我们,只得骂骂咧咧放下锄把去收拾被我们破坏了的家。

海成有没有就此向老师告状我不得而知,大概告也是徒劳的吧!捣蛋如我们,仅凭一个老师怎能压制住我们调皮的天性。他只得和我们斗智斗勇,艰难地保护他那一贫如洗的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撬开过他的茶柜,也算是没有触犯他生存的底线,给他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也不算坏到极限。

我去读书时5岁半,是寨上最早进学堂的孩子。那时没有幼儿园,倒有个学前班,入学最低年纪是6岁半,我因不到法定年龄进不到学前班,之所以提前进了横石梁村小,是因这里的一个老师是同寨的伯父覃泽荣。父母找伯父说了情,所以那时我属于“编外人员”,没有课本。和我一起读书的伙伴只有腾军哥哥和他的妹妹维芳姐姐,他们两个是覃泽荣的子女,寨上其他读书的孩子都是在共和小学读书。

伯父覃泽荣一直是严厉的,以前是,现在亦然,在他面前我从不敢造次,但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老师。在学校的时候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不苟言笑,批改作业也很严肃,一旦放了学他就会把眼镜摘下放进抽屉里,这时他又恢复了庄稼汉的身份,犁田铧土什么都干,依然是严肃的样子。印象中他从不和学生多说,课堂上有人说话扰乱课堂纪律他只稍一个眼神就能让对方闭嘴,遇到不自觉的他就朝那人扔粉笔头,一扔课堂上又鸦雀无声了。那时,我们的教室虽只有两间,小学义务教育1到6年级的每个年级却都设有,一间教室1到3年级,另外一间教室4到6年级,每个年级的学生就少得可怜,最多的也没有超过两位数。伯父轮着上课,上一年级课时其他年级的就自习,上二年级课时另外的年级也自习,以此类推,一天中多半都是自习课,大部分孩子静不下心来,也跟着其他年级的孩子学习,其实只有考试的时候分得清年级,其他时候都是“混学”。我因为不到国家法定上学年龄,连课本也没有,整天只知道唧唧呀呀跟着哥哥姐姐们读望天书,真才实学是没有学到,环境的熏陶倒有一点。也许是因为年纪小的缘故,半点知识没有记住,倒是那些惹人发笑的趣事在心里刻下了痕迹。

似乎是秋天,树叶泛黄的季节,维芳姐姐掉进粪坑里了。

学校没有专门的厕所,只有一间农民废弃的猪圈。平地上挖一个1米深的坑,坑上用木头盖一

间简易木房,屋顶铺茅草,坑与木房交界处铺上木板,是为已经废弃了的猪圈,说明木板烂到不能用了,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选择在这里如厕,下课了统一去上,女生上的时候男生回避,男生上的时候女生回避,单独上时从木头缝隙里见到有来人以咳嗽声示意。

那个秋季的某一天课间时间我们又集体去上厕所,几个女生一人蹲一个位置,我蹲在最角落里,维芳姐姐不知出于何故要我和她换位置。我二话不说欣然同意。两人替换过来,只见姐姐还没来得及蹲下去木板咔嚓一声断了,姐姐扑通一下掉进粪坑里,瞬间吓坏了小小的我们,大家乱作一团,有反应敏捷的迅速呼救。时间渐远,姐姐被谁救起,又如何洗净那一身污秽,换了什么衣服已再记不起,只对那断掉的木板有了分析。废弃的猪圈,已关不了猪,可见其破旧程度,地板的承重量低,尤其那其中最薄弱的,承受5岁半孩子的重量尚且可以,再大一点呢?当然不行,难怪姐姐会掉下去。

我成长的年代小孩掉粪坑里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如果维芳姐姐看到我记录了姐姐掉粪坑的囍事,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在心事重重的成人世界里有那么一两件童年趣事令我们流连忘返是多么幸运。我本人儿时也多次掉粪坑里,也跌进水井里去过,至今被家人提及只觉捧腹大笑,开怀不已。

那时学校条件异常艰苦,酷暑寒冬的气候变化全凭自身抵御,隆冬时节,学校没有任何保暖设施。因此,大火虽然吞噬了二舅公的未来,却依然活跃在我们的冬天里,所不同的是,我们不再在院子里点篝火,而是人手一个简易火盆,即家里用坏的盗盆用钉子盆沿下边钻两个对称的孔,再用一根铁丝的两端分别从孔里穿进去扣紧制成,好的盗盆是舍不得用来做火盆的,这种火盆材料简单易得,制作方便,故而被广泛使用。上课时,火盆放在脚下,课间时间一大群孩子就结伴去学校操场左边的竹林里捡拾柴火。竹林本就不大,大干竹枝桠通常会被主人家捡回家烧,我们能捡的也就是是一些小竹枝桠,往往冬天还没有过半,竹枝桠已经被我们捡拾殆尽,但是我们却总能在竹林找到添满火盆的柴火,仿佛竹林有再生功能。

竹林下面是条路,那年夏天涨洪水把竹林冲掉大半,竹子倒了一片,竹笋裸露在外面,像人的皮肤被刮开,露出密密麻麻的血管和人体组织,总给我一种不祥之感。因此,无论我何时从那里路过,心里都充满不安,总要加快脚步一路小跑而过,大概是我想象力太丰富了!

第二年我满6岁半,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法定上学年龄,父母就把我送到共和小学读书,腾军哥哥和维芳姐姐也被送到那儿。从此我再没有踏进横石梁村小半步,只是走亲访友时从学校旁边路过,后来到外地求学,路过横石梁村小的机会都不再有,那学校便在我的记忆里沉睡了。今年正月我去河对门(地名,覃家挨着的寨子)赴一个妹妹的婚宴,百无聊赖之际我想起了横石梁村小,遂从河对面经过老寨(地名)到覃家,想再一见学校。我顺着新修的通组路走去,一路泥泞走到覃家,寨子的轮廓依然如旧,只是哪里还见当年的学校,操场亦不见了,一半变成了脚下的路,一半变成了种着油菜的土,若不是还记得学校的大概位置,只怕是以为经年累月那里就是那个样子了。

横石梁村小终究消散于历史的洪流,成了那隐入尘烟的故事,而是否还有人记得有一个名叫“海成”的老人,与学校一起沉睡。

石榴树下

◆默山

操场的角落,弯曲的石榴树悄然静立。这石榴树,是二十年前的学生们亲手种下的,是一位学生上学路上,随便在路边扯起来,扔在角落处活起来,学校才开始重视起来。石榴树便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如同学校的一位忠实守护者,送走一波学生,又迎来新的一批,如果它要是能说话,便是学校的百事通。

秋前,它总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每一片叶子都像是生命的使者,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守护着学生。秋来,石榴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也落了,徒留干枯的树枝刺向天空,似在无声地呐喊,又似在无奈地叹息。也好像在教学生们,要适应季节的发展,勇敢的展示自己,才能出彩,它是校园内一位不说话的老师。

散步到你脚下,静静地凝视着那片飘落的叶子,思绪也随之飘远。它曾是春天的希望,在乍暖还寒的时节,勇敢地从枝头探出嫩绿的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那时的它,是新生的象征,是生命轮回的开始。在阳光的照耀下,它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仿佛被大自然赋予了神奇的魔力。周围的一切都在它的映衬下焕发出勃勃生机,鸟儿在枝头欢唱,为它的诞生而欢呼;花儿在它身旁绽放,与它共同编织着春天的画卷。

夏天石榴树最为繁盛的季节,那片叶子也在众多同伴的簇拥下,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身軀。它变得宽大而厚实,宛如一把绿色的小伞,为树下的人们遮挡着炽热的阳光。在炎热的午后,我常常坐在石榴树下,仰望那片叶子,感受着它带来的一丝清凉。微风吹过,叶子沙沙作响,仿佛在与我轻声细语,分享着它所看到的世界。那时的天空湛蓝如宝石,云朵洁白似棉花,而石榴树则是这片天地间最美的风景。

秋天的到来,为这一切画上了句号。秋风萧瑟,吹走了夏日的喧嚣,也吹落了石榴树上的叶子。一片又一片,它们像是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然后轻轻地飘落大地。那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叶子,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翠绿,变得枯黄脆弱。它在枝头挣扎着,似乎不舍得离开,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秋风的力量。当它飘落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仿佛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

石榴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也落了,角落显得格外冷清。我缓缓地走近那株石榴树,抚摸着它粗糙的树干,感受着岁月留下的痕迹。它的身上刻满了风雨的印记,那些凸起的纹路,像是它一生的故事。我仿佛看到了它在狂风暴雨中顽强地挺立,在烈日炎炎下不屈地坚守。它曾经为我们奉献了满树的繁花,那一朵朵红如火焰的石榴花,像是燃烧在枝头的生命之火;它也曾孕育出丰硕的果实,那一颗颗饱满的石榴,饱含着甜蜜与幸福。

飘落的叶子,让我不禁想起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都曾有过青春年少的朝气蓬勃,如同春天的叶子,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也曾经历过生命中的辉煌时刻,如夏日的绿叶,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然而,岁月无情,衰老与消逝不可避免,就像秋天的叶子,终究要飘落地。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落叶归根,它将化为泥土的养分,滋养着来年的新生命。

站在这株石榴树下,我心中五味杂陈。虽然最后一片叶子的飘落让人感到些许忧伤,但我也明白,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在这寂静的学校里,我似乎听到了生命的低语,它告诉我要珍惜每一个当下,无论是繁华还是落寞。因为,每一段经历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个瞬间都值得铭记。

我轻轻地拾起那片落叶,将它夹在书页之间。它将成为我记忆的书签,每当我翻开书本,看到这片叶子,便会想起这株石榴树,想起学生种下它时的情景,想起那些与它相伴的时光,想起生命的轮回与不息。石榴树上最后一片叶子落了,但在我的心中,它的生命将永远延续,如同永恒的四季更替,生生不息。

岑朵游记

◆李耀祖

〔双调·风入松〕岑朵古寨

逶迤叠嶂耸峦峰,横亘眼帘中。
一川溪水生凉冷,雾霄里身置天宫。
春赏红花雨景,秋观白鹭苍松。
秋风细雨雾蒙蒙,古寨惹情钟。
石墙深巷稠楼井,院宅黛瓦貌原容。
春夏秋冬辉映,东西南北相通。
琼楼叠榭沐清风,寨寨路连通。
汉苗侗土同田垄,和谐共美乐融融。
振兴乡村圆梦,为民不忘初衷。

〔双调·大德歌〕游岑朵

风飘飘,雨潇潇,云烟绕树梢。
黛瓦石墙(砦)堡,木楼合院旧碉, (龙

脊)山腰巷道石阶老。此处领风骚。

〔双调·沉醉东风〕锦江秋景

六岸芦花浅(滩)秀,三江水鸟(戏)沙洲。(广场亭台)歌舞酬,(烟雨幽处)垂纶叟。西山落日映琼楼。月挂天宫醉九秋,(徐徐清)风拂两袖。

〔正宫·小梁州 带过风入松〕永都吟

〈首篇〉朱砂秦汉有挖痕,火烤烟熏。色丹上贡贵如金。资源尽,遗址至今存。
〈么篇〉山川沟壑云霞浸,青岚暮霭雾沉沉。政策(来支)撑,转(型又)脱困。务实勤奋,古镇焕然一新。
〈带过风入松〉黔东侗寨自铺陈,错落距离深。旅游推进格一品,道坑万里更传神。赤子情怀笔润,高德总励来人。

森林公园万圣屯

◆杨学伦

一
西城放眼万圣屯,屏风一座站眼前。
往日爬山步步高,今日路通车畅行。
山上群树比肩立,云飘鸟鸣乐山林。
早起腾雾股股冒,风吹雾变展图形。
或是群仙相对坐,或是水团云碰云。
或是大海腾浪起,或是万马在奔腾。
太阳一出光芒射,雾气散去见光明。
朗朗山顶一片绿,

二
林树路边是小村。车道林中穿又去,绿荫遮阳空气鲜。
往日爬山步步高,放眼都是绿荫荫。

三
乘车爬上万圣屯,下车徒步把乐寻。
满山都是翠鸟叫,满坡都是松树林。
弯弯拐拐觅芳径,上坎下坡慢慢行。
野菌随时树下捡,松果颗颗堆路沿。
小兽窜出惊人步,

鸟站枝头对你鸣。独有—株桂花树,高高站立显美颜。
花开八月香一片,沁人心脾让人甜。
红薯地瓜是特色,沙地长出太诱人。
红薯甘甜略带面,入口爽爽连舌吞。
地瓜清甜汁水爽,香脆可口美难言。
山石到处都是圣,说它山神自贵名。
到处观赏人觉累,农家乐内可休闲。
麻将棋牌任你选,欢欢乐乐无输赢。
站在亭楼望城景,水托山城欲飞腾。
一流江水如绿带,荡荡悠悠载船行。
排排高楼眼下舞,条条马路笛声鸣。
放眼我已人高大,五老山峰与我平。

孃孃河

◆王乔

么妹儿,全村都叫你为孃孃
你只要眨一眨眼睛
溪水清清流过脚板心儿
头一回见面
我畏手畏脚,你瞟我一眼
一颗心,活蹦乱跳
就滑倒在水沟里了

孃孃,全村人喊你是么妹儿
你那把牛角弯月梳
捌不住溜溜顺秀发
你在岩上砍柴岩下索
顺着鼻梁索到了肚脐窝

么妹儿,大河涨水小河翻
你用藕秧杆儿撑的是鱼
我只要在你用撮箕口
就拦住的流水里
煮一鼎罐清汤寡水
就能换你一首缠在灶前灶

后铺天洒地的山歌

拍腾腾,跌脚板
一苖接一苖
唱两个麻雀来打架
茅草滚烂几面坡
唱水牛骑着公鸡跑
腰不弯来背不驼
唱三十晚上大月亮
强盗跑来偷水缸
唱笛子盖蚊子
气都出不得
唱丝线拴牯牛
羣都羣不得

三伏天,你用围腰
提起我蚂蝗腰杆教鬼澡
又叉裤,红肚兜
回水坨,烂泥湾
呛了一口又一口
灌了几肚子的快乐
撑得笑声满河沟到处喷

毛毛雨,细点落
么妹儿家包公像水牛角
我用玉米须作胡子
你纳鞋底儿用笋子壳

雾娃娃

◆衣丫

当雾娃娃用微光垂钓时
玻璃窗上结出水晶花
寒冷的棉花糖
开始向甜的方向涌动
白绒球舔舐着我的目光

每根风的触角
它们都系着温暖
云朵借机
扯下羊毛装成棉絮

毛绒绒月亮滚过我的头顶
幸好有路灯在雾中
幸好有鸟鸣在破晓
不然,我会
被月亮照成软体动物
会掉进温热的牛奶里

梦还在杯沿轻轻摇晃
我在轻轻的摇晃中梦着

母亲

◆童安宏

母亲这个名词是携带荆棘
脱口而出,心痛难忍
如同隔夜的苦丁茶
怎么冲泡也无法
驱逐它的苦涩

二十二年了,每逢四月

青草……

背影

◆田斌

寂寞已久的冬天
带着思念的泪水
一路追随着春天来
到大地

风干的雪花
凝固了2018的乡音
寒风刺骨
高速
国省干道
路面结冰
道路通行告急

风景

灾情就是命令
全警出征
重锤击鼓
战天寒 斗地冻
警笛在大山深处
悠扬起伏
警灯闪烁
为远行的路人
点燃心中的篝火

四天四夜
餐风饮雪
忠诚担当铸警魂
路畅保平安
面朝东方
紫气东来
你的背影
伫立成大地最美的